

两种文化大家谈①

开栏语

1959年，英国物理学家、小说家 C.P.斯诺在剑桥大学作了一场著名的演讲，提出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

在斯诺提出存在两种文化割裂的60年后的今天，情况是否已有了变化？新科学与高技术的发展，如认知科学、信息科学、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是否拉近了科学与人文的距离？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是否必定导致民众整体文化素质的提升？高等教育中的文理轻文或重文轻理现象是否有所改观？

“两种文化大家谈”专栏，将邀请科学家、人文学者、教育工作者、管理工作者等不同领域不同专业的人士发表看法。

“两种文化”的前世渊源

刘钝

谈到“两种文化”，人们立刻会想到英国学者 C.P.斯诺 1959 年在剑桥大学的那场著名演讲，其实，有关科学与人文的分野自古就存在，只是没有后来那么明显罢了。

古希腊的许多哲人都是文理不分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讲出“能将灵魂引导到真理”的四门学艺，顺序是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加上语法、逻辑（雄辩）和修辞，构成古希腊高等教育的主要内容。罗马人继承了这一传统，西塞罗等古典拉丁作家都留下了论述，认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应该全面掌握这七种“自由艺术”。公元 6 世纪的基督教学者波埃修首先使用拉丁文 Quadrivium 表示算术等“四艺”，还分别为它们撰写了入门读物。过了 200 多年，另一个对应词汇 Trivium 现身拉丁语世界，用来表示语法等文科“三艺”。

在西方中世纪的修道院或类似学校中，“三艺”为初级学艺，“四艺”为进阶课程。今日英语中表示“琐碎”“次要”的单词 trivial，就脱胎于这种中世纪的知识划分。中世纪晚期，欧洲出现了大学，同时，数学、力学、光学、天文学以及医学都获得新的发展，其结果是学科专业化与学术割据的出现，教授与学习“四艺”的人，自认为高出文科学者一等。文艺复兴常被人说成是一场对古代

希腊—罗马文明的全方位回归，包括古代科学在内。但是也有研究者恰当地指出，在大学里，早期的文艺复兴主要体现在三种初级学艺对四种高级学艺的反叛，也就是那些教授正规拉丁文和希腊文而不甘充当配角的人对高高在上的专家们的反叛。这些人被称为“语文主义者”（umanisti），其主要诉求是恢复古代语言文字的纯正风格，后来就是怎么同“人文主义者”混淆了，其实“人文主义”（humanism）一词是 19 世纪的发明。在 14~15 世纪意大利的语境中，“语文主义者”指的就是钻研语言文字这门学问的人，它与“人文”“人性”密切相关。这一概念可以上溯到西塞罗，他认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语言，有教养的人必然是识文断字、能会说道的。

文艺复兴运动的早期倡导者彼得拉克是一位诗人，他生活在 14 世纪，作为意大利人却长期居住在法国的阿维尼翁。当时法国王室势力强大而专横，竟干预罗马天主教的教务，1309 年法国籍的教皇克雷芒五世把教廷从梵蒂冈迁到阿维尼翁。

彼得拉克终生梦想恢复罗马帝国昔日的荣光，他厌恶大学里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对维吉尔、贺拉斯、西塞罗们使用的优雅语言顶礼膜拜。他本人曾发现西塞罗和李维的若干作品，还试图学习希腊文。他的努力带动了后来的人文学者们对修道院发掘古代文献的热潮。彼得拉克还曾公开批评医学，在一篇名为《对医生的指责》的文章中，他用刻薄的语言挖苦医生：“去干你的行当吧，去修理人的身体吧，但愿你能成功，否则就杀死他，再去索取你的酬金……你怎么可以干如此卑鄙的勾当，让辞学委身医学，让人服侍奴仆，让自由的艺术从属于机械的艺术呢？”

15 世纪下半叶，美第奇家族的大当家洛伦佐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他发现佛罗伦萨的艺术家和学者们瞧不起帕多瓦的大师们，认为后者的见解是“古怪的和充满幻想的”。实际上他在这里揭示了文艺复兴盛期的两种不同文化走向，分别以佛罗伦萨与帕多瓦这两座城市为据点：前者是以“回到柏拉图”为信条，高扬人性第一的诗人、艺术家和人文学者

们；后者是坚守亚里士多德—阿威罗伊传统，以精密科学和逻辑推理为旗帜的医生和科学家们。

1515 年，一群深受彼得拉克影响的青年诗人出版了一本名为《匿名者信札》的书，信件模仿某些大学教授的口吻，故意用蹩脚的拉丁文写成。这可以说是最早的学术诈文事件了。钱玄同与刘半农在 1918 年，索卡尔在 1996 年都重演了类似的喜剧，不过钱、刘的嘲讽对象是反对新文学运动的保守势力，索卡尔揶揄的是那些追逐现代时尚的当代人文学者，而意大利的“语文主义者”诗人们攻击的对象，多数是以讲授“四艺”和医学而在大学拥有特权的教授。谁代表进步的一方，谁代表保守势力，以当时的语境是很难断然下结论的。

早期文艺复兴对四种高级学艺的非难，以及 19 世纪学者们过于简单的“复兴—进步”图式，引起一些

然而我们不要忘记，文艺复兴还催生了一类新型人物，从专业训练和教育背景上他们更接近艺术家和诗人，而与大学里的专业学者异相旨趣。布鲁内莱斯基、阿尔贝蒂、弗兰切斯卡·达·芬奇和丢勒，对建筑与雕塑的兴趣使他们关注力学，对人体的描绘使他们接触解剖学，对三维图像的精确表达使他们研究几何学和透视学。这些人混杂了学者与工匠这两种传统，科学与人文在个人身上得到很好的平衡。

科学史家的不满。法国物理学家兼科学史家迪昂以“发现中世纪”为旗帜，认为中世纪并非一片黑暗，其中许多科学议题对 17 世纪近代科学的诞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美国科学史家萨顿的看法颇有矫正枉过的味道，他认为：“无论从科学还是从哲学的观点上看，文艺复兴都是一个无可置疑的进步。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虽然愚钝，却是诚实的，而标志文艺复兴时期特点的哲学，即佛罗伦萨的新柏拉图主义，从寻求现实价值的角度来看，则是一些思想非常空泛的浅薄混合物。”

另一位法国科学史家科瓦雷则持相反态度，他称颂文艺复兴导致人们重新发现柏拉图的美学意义，认为近代科学的诞生代表柏拉图对亚里士多德的颠覆，数学对经验的复仇；换言之，他肯定文艺复兴时代柏拉图主义的复苏影响了哥白尼—伽利略革命。

无论萨顿对文艺复兴的恶评还

声音



“可以说，它是一曲用石头谱写成的雄壮的交响乐，是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巨大杰作，它既繁杂又统一，如同它的姐妹《伊利亚特》和《罗芒斯罗》；是一个时代的所有力量通力合作的非凡产物，每块石头上都可以看到在天才艺术家熏陶下，那些娴熟的工匠迸发出来的奇思妙想。”

——在文学名著《巴黎圣母院》里，雨果在第一章节用铺排的激情来描绘他热爱的这座大教堂。法国当地时间 4 月 15 日下午，位于巴黎市中心、有着 800 多年历史的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圣母院标志性塔尖倒塌，木质屋顶烧毁，在消防员的扑救下保住了主体结构，大多数珍贵艺术品被救出。

巴黎圣母院于 1163 年开工，整座教堂建成了 170 年，直到 1345 年才最后完成，此后在 17 世纪和 19 世纪又分别进行过两次大修复。史料记载，19 世纪这次大修复始于 1845 年，由法国建筑师维奥莱·勒·迪克（Viollet le Duc）主持，直到 1864 年完工后才重新开放。

据悉，19 世纪的这次大修复和雨果不无关系。作为“七月革命”的支持者及“七月王朝”几任政府委员会里的成员，雨果本人以及他在“七月革命”发生半年后出版的浪漫主义代表作《巴黎圣母院》，对于法国历史纪念物的保护都至关重要。1832 年，巴黎名流蒙塔朗贝尔伯爵发表了一封写给雨果的信，其中一段指责巴黎，“不关心保护，并且在面对破坏时毫无举措”。这位富有的伯爵在信中呼吁对巴黎中世纪纪念物的呼吁得到了一群年轻浪漫主义者的响应，这一群人正是《巴黎圣母院》最热烈的读者。

“混乱是阶梯。很多人想往上爬但失败了，他们摔得粉身碎骨，永无机会再试。有的人本有机会攀爬却拒绝了，他们守着王国不放，守着诸神不放，守着爱情不放。虚幻，虚幻。只有这阶梯才是真实的，只有攀爬本身才是全部。”

——这是美剧《权力的游戏》(以下简称《权游》)中的一段经典台词。近日，该剧开播最后一季(第八季)。这部剧前前后后播了 8 年，观众们也跟着追了 8 年。对于观众来说，故事真正的完结篇即将开始，主要人物哪些惨死哪些幸存、谁能坐上铁王座成为最终赢家、异鬼大军最终会以怎样的方式被击败，这些都是观众的期待焦点，也可以说构成了这部剧最后、也最大的包袱。

《权游》是美国 HBO 电视剧网推出的一部中世纪史诗奇幻题材的电视剧。该剧改编自美国作家乔治·R·R·马丁的奇幻小说《冰与火之歌》系列。2015 年，该剧在第 67 届艾美奖中斩获 12 项大奖，包揽最佳剧情、导演、编剧、男配角等奖项，2016 年被评为 2016 年美国电影学会十佳剧集，2018 年获得第 70 届艾美奖最佳剧集奖。

《权游》的一个大主题是残酷，但这残酷更多体现为一种“没有人会来拯救我们”的绝望感。坏人逃脱惩罚、好人不得好死，这种残酷其实超过剧中那些著名的血淋淋场景，成为更深的悲剧。

“50 年后的今天，女性的生存甚至受到了更大的威胁，尽管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声音在为她们辩护。”

——在近日举办的米兰设计周上，一座大型户外雕塑出现在米兰著名的大教堂主教堂广场上。雕塑高达 8 米，上面插着 400 支箭，被拴在一个球上，看上去就像女性的躯干受到了野生动物的攻击。这座名为“受难的陛下”雕塑，是意大利著名设计师、20 世纪设计先驱盖塔诺·佩西的作品。对于这座雕塑，盖塔诺·佩西如是表达自己的理念，“设计周期间安置在主教堂广场的这个装置是为了庆祝意大利的创造力，也是为了用这一痛苦的信息勾起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游客的良知。”

不料，这座雕塑竟引发公众争议，并遭到了女权团体的抗议。批评者称，这座雕塑不是挑战性别歧视的隐喻，而是一座父权制和暴力的纪念碑，代表着作为无助受害者的女性。在 4 月 7 日于主教座堂广场举行的揭幕仪式上，意大利女权主义团体 Non Una Di Meno 在雕塑前举行了抗议活动，他们举着“这不是个女人”的标语，表示这座雕塑是“对女性的进一步暴力”。

对于该雕塑引发的抗议，邀请盖塔诺·佩西参加米兰设计周的时尚与设计顾问克里斯蒂娜·塔贾尼表示欢迎。她在 Tumblr 上发帖称，希望有关雕塑的辩论有助于改变意大利的态度，她承认这些批评，尤其是男性施暴者缺席和女性受害者没有头部。她认为，如果这座雕塑引发了关于艺术和再现实的目的讨论，那么设计周就“不会白费”。(周天整理)

边游边读，探访北京名人故居

为了迎接世界读书日，倡导“全民阅读”，4 月 13 日，由东方出版社主办的“走进北京名人故居”马拉松阅读活动在北京举行。1 本图书、3 个小时、7 个故居，参与者在这次活动里收获满满。



活动参与者在景点读书。

条是作者的生平故事，一条是北京城修缮与维护的大事记载。根据游览地点，主办方组织参与者小段阅读了书中梦回什刹海、老北京的变迁、万宁桥下“北京”刻字、筒子河西北角缺角的由来等章节。

讲则是这次活动请来了北京史研究会副会长谭烈飞以及文博系统顾问、非遗纪录片总导演张军，他们作为向导为参与者讲述人与居所的历史故事，介绍北京建筑的变化以及胡同、街区、门楼等建筑方面知识。从郭守敬纪念馆出发向南向西短程 3.1 公里路线就有 7 个名人故居，这段旅程堪称“路少景多、干货满满”。谈及线路的设计，张军说：“水脉即文脉，故而此次阅读，我们选择了北京内城的什刹海区域。首站选在郭守敬纪念馆，因为北京城从潭柘寺而起，从水路而兴。而郭守敬开凿运河为北京的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

活动策划人孙天兰说：“此次路线也反映了近代中国的风云际会，从清末恭王府、蔡锷故居、陈垣故居、张伯驹潘素故居、梅兰芳故居、郭沫若故居一路走过，就见证了矢志于救国强国的一代代中华儿女如何在历史的江河里留下个人的印记。今年是建国 70 周年，在这样的日子里，用阅读的方式缅怀旧日时光更有一番收获。”(李芸)

观影

有一种活着的意义你永远不懂

“如果我有某种义务活下去，就必须放弃徒手攀岩。但我并没有感觉这种义务……”

如果说，世界上有一种热情是绝大多数人都无法感同身受的，那就是对极限运动的痴狂。今年第 91 届奥斯卡奖出炉的时候，一部讲述极限运动巅峰的最佳纪录片《徒手攀岩》深深地挑战了观众的心理极限。可是，有多少人能在震撼之余，能真正理解那群“疯子”的选择。

徒手攀岩是全程仅使用双手，而不借助任何其他装置的攀岩运动，因具有极大的危险性而被视为十大危险运动之首。纪录片的主人公亚历克斯·霍诺尔德是户外圈里顶级的徒手攀岩狂人，保持着多项世界纪录。影片记录了他成为征服酋长岩世界第一人的过程。

酋长岩是全世界攀岩爱好者心中的圣地，是全球最大的花岗岩巨型圣石。它耸立在美国加州的塞米蒂国家公园内，高 914 米。这块岩石的“黎明之墙”因其陡峭和凶险著称，号称全球最难攀爬的路线。

为了完成这一高难度的拍摄，制作团队几乎都出自攀岩或者登山者队伍。前期，他们花了两年时间研究怎么拍摄，完善每一个镜头的拍摄方法，同时也和主人公一起进行攀岩练习。因为只有对他的攀岩路线非常了解之后，才能百分之百地完成拍摄任务。

的确，影片最终带来了绝佳的独一无二的视觉效果，但更重要的是，它试图向观众呈现一个极限运动者的生命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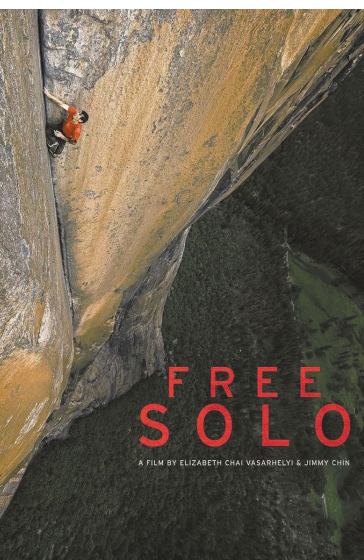
纪录片华裔导演金国威说：“如果你挑战极限，最终会止于极限。”人们很容易误解，极限运动是一场头脑发热的冒险，可事实上，极限运动无不是建立在极为刻苦的反复练习、在尽最大可能减小风险的基础上完成的。可以说，极限运动者是世界上最严谨、缜密、专注的一群人，否则，他们根本没有资格挑战极限。

从另一个角度说，极限运动者也可能是被选中的一群人。在纪录片中，亚历克斯接受了脑部磁共振检查，结果发现，他的大脑情绪控制中心——杏仁核与常人有所不同，它不易被激活，因而需要更高强度的刺激。不过，脑科学还无法解释这是先天形成，还是常年的极限运动刺激和练习才导致杏仁核反应迟钝的。

这些还不足以解释亚历克斯的选择，亚历克斯的原生家庭对他的性格养成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父亲的孤僻、偏执，母亲对孩子的刻薄、否定，使他从小就生活在否定自身的无底深渊里。而这最终成为了他徒手攀岩的绝对动力，逼迫自己发挥潜力的极限。

“重要的是成为一名战士，具体为什么而战并不重要。这是你要走的路，你要力求做到极致。”亚历克斯这样解释。

然而，他并未止于这样的追求。亚历克斯的爱人萨尼认为，她的生命意义在于追求幸福，能够让自己开心的人在一起，共度美好时光。但对他而言则是在于



《徒手攀岩》海报

取得成就。在亚历克斯看来，“任何人都可以过得快乐而舒适，可如此，世界就不会有所进步。没有人过着快乐而舒适的生活，还能取得伟大的成就”。

徒手攀岩并不只是为了追求极致、收获肯定，它让亚历克斯因此拥有了更宏阔的生命观。有的人活着只为活着，有的人活着就必须找到活着的意义。活着的意义有很多种，只是，亚历克斯选择的那种，恰好无法在其他人心理天平上称重。(朱香)